

武俠小品 新政（上） ？朱哲宏（日文一A）

瀛苑副刊

—大辟—

烈日，滲著濃重重的刑殺之氣隨著鼓聲的急促，壓得胸口鬱鬱沉沉，威嚴油然，四下寂然。

正央，跪著一囚，雙眸無神，滿身悔意，似乎，只具軀殼，而無魂魄，無奈和悔恨已侵占他的全部。周圍鴉鴉一叢人無聲地議論著。移時，一錦繡紫蟒的官爺登上堂來，坐定，不怒自威之態懾服四周，此人便是當朝宰相。時辰以至，鼓聲既停，鋤刀已備，只待——「鋤」！一聲令下，鋤刀陡然落下，眼看刀至頭落，卒然一青光閃爍而至，擋開了鋤刀，也驚動了天地。丞相詫異甫定卻已驚吼道：「什麼！快拿下！快！快拿下！」未說完，四周官兵早蜂擁圍上，擒拿這公然劫囚的蒙面人，回說刑場，只見青光閃閃，那人影迅捷如風，彈指間已刺傷數十官兵，呼一陣飛煙，人已躍二里外，獨留丞相一人喃喃地道：「這身法是……他！他沒死！他沒死！他回來了！回來了……」

—染坊—

天清，混著暖風在四處流竄。鄉村的午後，一如往常的平靜，小孩們在空地上嬉鬧、老人則在屋簷下喝茶、下棋，也有人和往常一樣染著她的布，一切皆如此安詳，就像以往。

染坊裡，一女子身形婀娜，艷陽下臉兒微微紅潤，更顯秀麗動人，彷彿出水之芙蓉，新月之清暉。只見她正自染著布，手法精巧，不一會兒絹白的生絲便有了生命，村

子裡的人無不喜愛她染的布，曲寒煙，一個平凡無奇的女子，但在這午後將有不平凡的一生。

竹籬外，飛沙四起，夾著馬蹄聲由遠而近，乍見一群披堅執戟的軍隊奔了來，村民見狀皆膽顫心驚，心道：「不知是否緝拿要犯來著？」村民心驚，曲寒煙更是噤若寒蟬，只因染坊外已被軍隊團團包圍著，任你生了雙翅膀也難以突破重圍，為首的那漢子魁梧無比，走進竹籬吼道：「大膽刁婦，竟窩藏要犯，說！誹月是你什麼人？」聲若雷鳴，目光凶暴得可吞下一牛。寒煙面色慘白，身子震了一震，顫聲道：「誹月是我家相公，現在外經商，做布料生意，不知……是犯了……。」未說完，那官兵早插口道：「商人？鬼才信！妳相公現已是劫囚的要犯了！裝什麼傻！」向左右使個眼色，二個官兵挾著寒煙而去，至此寒煙仍無法相信平日溫文儒雅的良好人會犯法，更不相信他會武功……。

—真相—

林間，飛葉滿天，落日將其映得滿林閃亮。其間站著兩人，許久未語，終於右邊那四十來歲的人，開了口：「為什麼救我？」左側那人拉下面幕，淡淡的道：「你……只是個代罪羔羊。」右邊那人怔了怔，卻仍打量著眼前這人，竟覺此人清秀絕倫，一雙眼眸深不可測，總有一絲絲憂愁游過臉龐，而他的身材竟像婦人女子般纖弱。只聽那人說道：「新政，推行也有五年了吧……真快。」說完緩緩抬著頭，若有所思的望著天。新政在呂丞相的推行下，使原本衰頹的國勢盼到一絲曙光，內亂外患在這五年內也減少許多。新政，使這個國家獲得轉機，而呂丞相更為人推崇為中興第一功臣。那人接著說道：「王大人，你恐怕不解其中的原因。的確，新政有著它光明的成果，但也有著不為人知的內情。為了平定邊隅胡寇侵擾，呂丞相施行裁汰老弱，精選部隊的方案，然而在遣散冗兵的同時，卻因為無法支付巨額的遣散費而擱置不下，因此轉向農民增加稅率，此舉無疑違背了新政「量地收稅」的本意，使得冗兵成了流民，農民餓死荒田，更甚的是兵農相繼在各地造成混亂，呂丞相為了穩定情勢，不得已將罪推到掌管賦稅的王大人您頭上，如此對上有所交代，對下也可安撫民心，因此王大人您便成了新政下的代罪者。」王大人聽完緩緩的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那人從衣袖中取出一本小冊子，上頭燙印的，赫然是「新政方要」，接著說：「在這本書上『量

地收稅』的綱目已刪去，對財政困難的政府而言，這只是個空頭承諾。」王大人接過冊子反覆翻著，內心不禁產生一股惆悵，自己一心一意追隨呂丞相推行新政，到頭卻換來頂罪的下場，但轉念又想，呂丞相此一做法，卻是使國家安定，新政得以繼續推行的政治手段，心中一時百感交集，無言以對，沉默半？，詫異的問：「能從戒備森嚴的丞相府中盜出此冊子，輕身功夫從劫囚一事便可見其了得，但可怕的是，為何你會知此冊子？除非朝中人臣，是不可能知曉的，究竟你是何方神聖……。」滿腹疑惑早堆在臉上，雙目直瞪。那如謎一般的人微微一笑，開口說道：「那時，舊派勢大，呂丞相所領導的新派處處受到阻礙，新政無法順利推行，呂丞相逼不得已使出下下之策，那就是——找殺手，唯有如此方能撥雲見日，而那殺手就是一我！」王大人一驚非同小可，萬萬沒想到眼前這瘦弱的男人竟是暗殺舊派張、曹等多人的元兇，然而此等懸案刑部上奏皇上的唯一結論便是私怨，不料竟有此一內幕，放眼當今武林，能暗殺朝臣的高手實是寥寥無幾，更何況權大勢大的舊派要臣！不禁訝然道：「武功、輕功俱佳的江湖人物實為不多，能暗殺數要臣而不為人知的……只怕是那七年前已然歸隱，人稱『飛狐』的……。」「不錯！我就是『飛狐』誹月。」那人依舊淡淡的說，像是如此駭人的名頭全如朝露浮雲。

王大人道：「相傳『飛狐』輕功武林第一，今日一見果然不虛。」誹月道：「過獎。」王大人道：「但我據刑部所說，元兇是一不滿朝廷的江湖中人，而此人也已伏法處死了，究竟……？」誹月臉色微變，似乎想起什麼，眼神露出殺氣，但又隨即平復，淡淡說道：「七年前，我斷然退出江湖，成為呂丞相手中的一顆暗棋，我不為名不為利，為的只是使天下人得以溫飽，也不枉江湖豪傑所奉行——俠義二字，所以我用我的劍、我的血、我的方法為那些意圖改革維新的人出份棉薄之力，然而我的存在對於丞相也好，新政也罷，都是一種威脅，只有我死這秘密才能化為烏有，因為死人才是唯一能保密的，終於我著了呂丞相的道，險些為大火燒死，就在我負傷逃亡之際，呂丞相已給刑部「兇手」一個頂替我的罪的人，一個屈打成招的人，一切都是計謀，一個政壇底下的計謀。」

林間，飛葉滿天，落日將其映的閃亮。二人皆未說話，或許已是無話可說。

「到關外去吧！在那裡比較安全。」誹月淡淡的道。「你呢？有何打算？」王大人

問著，誹月眼神一轉，顯露出一溫柔的面目，這是王大人所未見過的，「對我來說，已無任何值得留戀的了，身為一個男人，所能做的只有保護自己所愛的人，終此一生，如此而已。」兩人相視而笑，對他們來說眼前的人已不再是廢臣和殺手，而是摯友。夜幕低垂，林間依舊飛葉滿天，情義藉其充塞的滿林慷慨。

2010/09/27